

黄永玉先生的木刻作品和其他美术作品,在报刊上视频里都看到过,没想到,去浦东的中华艺术宫看“入木”黄永玉版画展,还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。

冲击感的多方面,也是因为如今的艺术展览与过去的单一方式有很大不同。原作、照片与电视机滚动播放的人物采访,让你能够直观地了解一个艺术家。

“我从小喜欢上海漫画杂志,欣赏它对于人世百态的分析,享受幽默的快乐,长大了,懂得以幽默来排解困扰,幽默是非常强大的人生态度。庚子夏日 黄永玉。”

非常喜欢黄永玉先生的书法,疏朗淡雅,字与字之间,行与行之间,是怎么能够做到如此匀称整齐,留白恰好,令人舒服。黑妮说她爸爸12岁以前练过书法,1966年之前有空练过。娴熟于木刻这种方寸之间的手动艺术,用毛笔在纸上运筹这事儿,想来做做到艺术性的黑白适当,空间透气,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。

松树的叶子,动物的皮毛,得一刀一刀地细细刻。还有人物眼睛的神采与额头上的皱纹,鲜花的花瓣,麦穗,女孩的长辫,刻起来多么费神。大处入刀、小处点缀,全是凭手上的功夫,一点点刻画出层次感与神韵来。素描的功力要有,但素描的轻松却没有。手指承力,刀无虚发。“多么苦的活儿!为什么喜欢木刻呢?一幅木刻作品的完成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?”——心里在发问。

在展厅中滚动播放的两部分内容不同的电视

我在浙江义乌乡下的弟妹,每年都要带点家乡的特产豆腐衣给我,今年也不例外。老家山多地少,物产不丰,唯有大豆在山间顽强生长。豆腐衣味道鲜美、营养丰富,植物蛋白含量特别高。豆腐衣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小特产,可以卖了换点油盐酱

家乡的豆腐衣

张锦渭

醋。据《义乌市志》记载,义乌的豆腐衣始产于清乾隆年间,其色如玉,其薄如纸,容易储存,烧食方便,素有“金枝玉叶”之称。主要产地在义乌的楂林、东塘、大陈等乡镇。产品除供应本地外,还远销京、津、沪和辽宁、甘肃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苏等省市。

石性与玉质

那秋生

《红楼梦》主人公贾宝玉最初同时拥有石性和玉质,石性是其本质,而玉质是世俗赋予他的幻象,最终他也抛弃了自己的玉质,还归了石性,弃俗缘,归山林,石性最终战胜了玉质,表达了作者对自然、本真的追求,故曰“石者,实也”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石代表原始自然,是不加雕琢的本真,而玉则更多地被用来象征财富、地位和权力,是世俗欲望和社会规范的象征。故曰“玉者,欲也”。

你一生要怎样的自画像

南妮

节目皆完整看完。黄永玉先生示范如何刻木刻。在半厘米厚的木版上用笔打好图样,是动画型的一只猫。抹上红色颜料,再用纸在木版上把颜料擦一下。工具箱里有几十把刀。在纸上用钢笔画上猫的毛,“你自己一边看,一边画。”纸上两撮猫的毛,很清晰很形象。“动物的毛,外头大,里头尖。一层,二层,增加层次感。三角刀,来去,考虑虚实与结构。”三角刀两头尖,中间有凹槽。还有单刀,小圆刀。“熟练了可用圆刀。刚开始要从ABC做起。高尔基的头发用出来,不能用单刀切一下,因为看得见。”屏幕上,三角刀可以刨出细细的一条木花。“如果刻浅了,木头薄了,不能印很多。”黄老师沙发边上也有一只猫,一直在甜睡之中。主人的勤劳仿佛于它是一种愉悦的催眠。

年轻时到上海来,黄永玉自己用布做了一个大口袋,里面放上一套刻刀,书籍,还有一块十几斤重的磨刀石。“这块石头磨刀是最好的,虽然重,但是没有它,刀磨不了。”年轻时候的他,背着这样沉重的一个大口袋,来到上海。没有钱。“小瘪三!”有些人骂。参加了全国木刻家协会,得有一套西装。一套西装25块钱。一张木刻5块钱。要五幅木刻换一套西装。房租是一个月50块钱,那么要十幅木刻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,这双手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半个多世纪的时间,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,“入木”展示的黄先生的作品,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特色,打杀特务,俄苏情结,劳动光荣,庆祝丰收,珍贵友人,海和

我的老家就在离楂林镇约1.5公里的一个小山村,是豆腐衣原产地之一。村子南北靠山,东西有条山路通往楂林镇和其他乡村。人生有三苦: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,做豆腐衣也是一桩辛苦活。先要将20市斤左右的黄豆浸泡4个多小时,等黄豆膨胀开,然后用石磨磨豆浆。磨豆浆需要两个人配合,一人推磨,一人添豆,周而复始。冬天一般是晚饭后开始磨豆浆,而夏天,为了赶早凉,确保新鲜,天刚蒙蒙亮就要开始磨豆浆。20世纪40年代,我10多岁时也曾帮母亲推过磨、添过豆,我母亲约在凌晨4点左右就起来将豆浆烧熟倒在一只大布袋内,上面用土办法压一块大石头,浆从布袋内慢慢流入一只大桶内。豆浆可以做豆腐衣,也

可以做豆腐,豆豉少咸菜则是我们老家一道美味的菜肴。做豆腐衣的是一个两米见方的大灶,上面放着四只高10厘米,直径60厘米的平底铁锅,豆浆分别倒入铁锅内,下面用柴火文火慢烧。当铁锅内的豆浆结成薄薄的一层膜后,用一根细细的竹棒探入豆浆下面,一提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到另一个竹棒

春节前两个月,大表哥就开始排兵布阵了,在嘉定的酒店订好了三天的团年聚会,说是省了大家的操持辛劳,不用采买洗涮,轻轻松松过个团圆年。因为倡导本地过年,也不敢贸然去外省,嘉定的人文环境都不错,吃了团圆饭还可以顺便去周边逛逛,走街串巷找个年味儿。大表哥的倡议不仅听着靠谱,想到一大家子能够聚在一起畅畅快快地尽兴聊个三天,那就觉得够过瘾的。

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,对家里过年的传统自然是记忆深刻的:大年三十的团圆饭,一年只用一次的圆台面和满桌的年

雅玩

幻想,女儿成长……总是特定时代里最具正能量的那个点,同时也是永远不变的艺

术家的初心:自然与爱是作品永恒的光芒。

感动于一张张照片上,年轻的黄永玉、中年的黄永玉总是匍匐于木板上的工作照。投入,满足。感动于频频在欧洲得奖与频频造福家乡凤凰,两者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。

“我怎么活过来的?要不是看到这些木板,我几乎忘记了。唉,千山万水贴着肉的、贴着肉的什么呢,贴着肉的骨头吧!这一堆骸骨啊!”

“木刻是个累活,累上瘾改不回来了,就这么刻了我半辈子。我从艺态度跟文学态度一样,依靠的是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。”

李桦,鲁迅先生夸赞过的出色的木刻家,后来是中央美院版画系第一任系主任。知道小黄要来上海,提前在大光明电影院买好了票,请他看。“电影是最好的文化教育。”知道小黄没有电车票钱后,他也不乘车了,陪他一起走外滩,走南京路,走到大光明……“好的老先生以前有的是,巴金,沈从文,等等。我要学这种老同志。”

“每年的春秋两届全国木刻展,我跟他们工作得很开心。真有这么一回事:信念是可以填肚子的(当然饿不死也饱不了)。隔几天吃两三块烧饼,喝自来水,能面不改色是常事。”

我观展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,来得最多的是家庭结构。父与子,母与女。黄老师的画作与视频,小孩们看得很认真,父母一直在边上小声解说。不是所有人对自己的一生都能说出“无愧”这两个字。但你我他,都来得及。你一生要怎样的自画像,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



上,再过渡到一排排木架上晾干。豆腐衣要做得好,就要眼疾手快,豆浆浅了要及时添。做一次豆腐衣,一般从早餐后一直要忙到天黑才能做完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,我老家邻村仍有人家还在做。现在,不仅产品不愁卖,做豆腐衣的过程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成了乡村旅游的热门项目。

菜;初一的黑洋酥汤圆,以及挨家挨户拜年顺便将各家花生水果糖塞满口袋的喜悦。奶奶的本事好大,几只硕大的砂锅,可以承载下整个春节,有客来了便盛出水笋烧肉、蛋饺蹄膀汤,直到过完元宵节,再把砂锅们清洗干净收起来,待下一个春节的到来。这样的团聚方式,主妇肯定是最辛苦的,但也因此有了浓浓的年味,有了每年的念想。时至今日,当家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,物质的丰盛已经远超我们儿时的想象。当吃喝不再是头等大事,相聚的意义便潜移默化地有了改变——聚,才是第一要务。

1974年,阿赵和我成了中学同学,大家都叫他老太婆,理由已想不起来。老太婆讲规矩、重情义。十年前,我踝骨骨折,他一次次为我送餐调养,豚骨花胶煲汤、白烧黑鱼山药,清蒸野生甲鱼,黑皮开洋馄饨,不一而足,做事地道。我和他的交情,确实到了这方有求,那方必应。但长期以来,他又是个不断和我缠斗的主,我俩特别容易生对方的气。近年,我和他语言斗殴七八次,不理不睬五六回。年逾花甲,一碰,就龃龉不休,他尽失大亨后裔的雍容,我也不见了走南闯北的淡定。

上海话把难缠,称作“潮叽叽”,沪语“潮”和“赵”发音一致。在微信群,我唤他“赵叽叽”。此言一出,喝彩满堂,但叫好声失度,看客的歹意还是露了马脚,有人恨不得我和老太婆的肉搏升级。我俩立即警觉,不能叫人白看了戏去。随即,原本血脉偾张的两只斗鸡,轻盈落地,温暖握手,笑听身后失望的嘘声,只留刚才撕扯中掉下的几片羽毛,在那里跳跳飞飞。

向明中学77届的平行班,有十二个之多。要说性格复杂,阿赵不排除年级第一,也稳进前三。曾听他谈起过父母的姻缘,当年沪上八仙桥黄金荣的义妹,人称大阿姐,她很喜欢秀外慧中的赵母,就把她介绍给了超级环卫大亨之子赵父,一对性格迥异的年轻人服服帖帖进了洞房。阿赵,既有

“要求进步”这四个字有时候混淆了事业心的概念,粉饰了一些人的名利欲、虚荣心。年前亲友聚会,说起一部队转业干部,地方上因故未能按实职领导岗位安排其工作,他为此拒不到岗,不断上访,无果,听说要去北京上访。过了!

电影《归来》中的女儿,为了跳一支舞蹈的主角,不惜出卖“潜逃”回家父亲的行踪,不惜彻夜不眠守着房门,阻挠母亲出去见不敢回家的父亲。与之相反的是,谍战剧《风

母亲禀赋中的薄己厚人,又有父亲天性中的目空一切。性格构成上的相生相克,自耗了不少气血。

我母亲去世,阿赵送来帛金。我觉得,白色信封似有点厚了。他说,“搞啥搞?”那年,阿拉娘走的时候,你给我的,就是这个数。”

他是很有数的一个人,就怕别人对他好。平时,他也接受你的帮忙,你为他做过的,点点滴滴都在他肚子里,瞅着机会谢你,这是经典的本帮路线。当然,得罪他了,他一定放大两倍,怀恨在心。如果他心欠境欠佳,报复就会来得及时一点。八仙桥后裔,出手也不会轻。

1978年,在我们高考之前,阿赵因文科优秀,跳级参加了大学77级的招生考试,成功杀入录取分数线,但家庭成分

拖累了他。半年后,他再次参加高考,首日就因病晕倒考场。他脸色碧绿,像一棵柔软的过期菠菜,还没摸到试卷,就被抬出考区。担架上,他还强行很人物地笑了一笑,从此一生和大学无缘。后来,再加上一些其他不顺,他的气质上,阴挤占掉了一些阳的地盘,眼神也少了些许平和。

我想,假如我能再多多示弱,我和老太婆的知己之深,应有新的刻度。他看我时,确实有一丁点的欣赏,但也有藐视。估计,我俩频频翻脸后,于假想中,他曾在多个层面把我打得跪地求饶。他喜欢和能者为伍,又希望在被需要中,拉一星两星的存在感。而能者,又

“进步”两字

刘笑冰

《竹》的男主郑耀先,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,解放后被组织误会,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;另一位地下党员死守秘密咬下舌头,解放后回乡务农。这些现实中都确有其事,但他们都遇之而不怨。“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,不耻能治而弗得也”——羞耻得到官位却无才无能,不羞耻有才干而得不到官位。这是三国时李康《运命论》中的话。

常是较少求人的,机会就苦等不来,让他没劲。我想起一位法国知识分子的几句话:不要走在我后面,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。

不要走在我前面,因为我不可能不会跟随。

请走在我身边,做我的朋友。

遗憾,这段话来迟了,我和老太婆该吵的架,已经吵得差不多了。

多年前,居处动迁在即,和父母一起住的老太婆,开始物色过渡用房。在思南路找到了一处,但他十分犹豫,那里原是看守旧址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父亲曾经在里面坐过一年多的冤狱。阿赵试探性地问,暂住此处是否合适?父亲说,“儿子啊,没事的。就算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,就算以后天天在这里走出走进,请你记住,不是我

再关押我的房子,就不是我的班房。”后来,阿赵和父母在“一看”旧址,平静居住多年。

我和老太婆都已不算年轻,但我们离他父亲八十高龄时那种笑看人生、淡淡放下的做派,还是有距离。

很久不见,我想看一眼老太婆的近照。他一贯对皮相不在乎,从网上胡乱给了一张。那张照片,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苍老一二十岁。关于这张照片,我和老太婆有下面一段微信对话:

我:请问高寿?
老:162岁。
我:为什么看上去那么长寿?
老:性格暗淡。
我:反正整天关着门,倒也不影响上海。
老:做啥,每天要出来遛狗的。

李康还说“奔竞于富贵”者会落个“六疾待其前,五刑随其后。利害生其左,攻夺出其右”的下场。那样耗神费力损心态求官,即便不至于祸疾相随,即便如愿以偿,以后再“进步”的目标恐怕难实现了——太会“搞”的人,是难以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。



七夕会

初一睡个懒觉,用完自助餐便去刚修缮完毕的吉筠园喝茶、再去摩肩接踵的老街吃客著名的

的小笼,晚上继续前一日的模式:喝酒、抢红包、放鞭炮,直到睡意朦胧方依依别过。初二换个方向继续游玩,孔庙、汇龙潭、博物馆,在古镇吃个地道的农家菜,最后提溜着各家交换的新年礼物和满满的新春喜悦打道回府。尽兴啊!

稍后,将几天的照片整理并发了微信朋友圈,一位远房长辈评价:兄嫂在,家就在。在兄嫂带领下,兄弟姐妹阖家团聚,尽享天伦,是家风的传承,是最好的团聚方式。